

經部

公羊折諸卷三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譔

僖公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

韓子說林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按左傳美桓公之霸曰邢遷如歸不及事出於公羊而戰國沿之又

文之以鮑叔之謀若後世劉裕起兵討桓玄而孔靖止之俟之於篡事既成之後宜為申韓家所祖述也伐邢者狄此誤言晉

又

萬充宗曰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若救與遷是一時事據經則救在正月遷在六月相距半載且城邢之師即救邢之師書之重詞之複見齊桓終始急邢而狄之去來倏忽故久

次聶非以為緩更慮師還狄終斃邢相與遷其國而助之城然後邢可全而師可罷是則存邢之功在救與遷而所以得觀其變善其謀非久次不為功也先儒謂救不言次果春秋之定例乎

又

嚴開止曰狄甫入衛旋即中邢方勝之鋒鋭不可遏桓故合三師以救邢而又不敢直前角之駐師聶北以觀其變也駐師五閱月狄鋒益熾邢守益疲故桓與仲計

以為狄終不可與戰莫若委邢于狄令且潰而奔師狄人貴貨賤土既入邢必且縱兵抄掠以飽其欲俟其既飽而後逐之必顧輜重而不與我戰故桓之兵嘗處於不敗之地有逐狄之名而無損威失重之慮也

遷者何其意也

尹起莘綱目發明曰春秋閔二年書齊人遷陽遷之者彊遷之也僖元年書邢遷于夷儀遷者自遷也建安初元之事前史皆以遷都許為文綱目書曹操遷帝於許

則其詞急而有專意其與自遷為文者何止霄壤

桓公名而謚殺之

齊履謙統紀曰自入春秋衛完魯息姑允宋與夷陳免鄭忽子儀齊諸兒宋捷不數十年弑者九起天王不加誅方伯不加討人道亡天理滅矣自桓公奮起雖哀姜之親誅死不赦四十年間天下諸侯無敢動於惡者一匡之功於是為大聖人稱之免民左衽殆有取於此云

諾已

注皆自畢語猶今人云休一生罷去已按注如此止解得第二個已字諸者未有告而自為答猶俗語云吾已知道了也漢書京房傳上曰已喻是諾字的解再椄注自畢之語明白顯暢矣

吾已得子之賊矣

秦康公送公子雍助晉立長君而晉敗其師莒人逐慶父為魯驅亂臣而魯殺其大夫何以處夫齊之隘楚太子晉之納衛叛臣者乎

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張岐然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也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

孔融論盛孝章書全引此數語

不與諸侯專封也

呂氏曰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畀此人也則謂之專封

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為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為罪也

又

趙子常曰遷國不當言封蓋承用俗語二傳竟以為貶文穀梁亦曰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公羊竟疊用為專於夸儀於楚邱於緣陵一例貶之後乃於楚之圍彭城納叛人陳侯吳蔡侯廬亡公子歸國舉用此例一匡天

下之齊桓與猾夏之楚並罪而交譏左傳但曰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詞氣甚和俗語不實流為丹青故不可不晰也

大季子之獲也

俘獲有異在魁曰獲在醜曰俘皆生得也執獲有異在會曰執在陣曰獲亦皆生得也按穀梁於此戰言公子友以孟勞殺莒拏則非生獲矣故杜注又云大夫生死皆曰獲乃與昭二十三年吳楚雞父之戰獲陳夏齧訓

義相通

寡人夜者寢而不寐

逸周書武王召周公曰今朕寤有商驚予晉載記苻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興王偏霸其謀人之心皆夢寐以之

虞郭見與

左與穀皆謂之虢公羊獨謂之郭戰國策高誘注郭古文虢字也蔡伯喈郭有道碑周王季之穆有虢叔實有

懿德文王咨馬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

吾馬之齒亦已長矣

胡身之曰唐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故隴右人謂馬歲為齒為張氏諱也公羊傳獻公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為齒有自來矣愚按周禮馬質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曲禮齒路馬有誅此又六經馬歲稱齒之所自始趙充國傳犬馬之齒七十六古人自稱其齒者多借馬為喻

夏陽者何郭之邑也

郭左傳謂之虢夏陽左傳謂之下陽有上陽故此曰下陽水經河水又東逕大陽故城南大陽亦即下陽也竹書紀年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滅下陽命瑕父呂甥邑於虢都

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注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退避正殿飭過求已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精誠感天

不雩而得澍雨

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此與孟子葵丘五命約略相同穀梁則於九年葵丘之會載之以為壹明天子之禁夫善鈞從衆穀梁之傳有孟子以合之似勝於公羊矣愚以為此禁也一再申之可也葵丘禁之陽穀何獨不然未可謂彼二傳之獨是而公羊之非也獨公羊謂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考葵丘之後越六年至僖十五年齊復為牡丘

之會終桓之身諸侯未嘗叛孟子稱桓公為盛以罪後世諸侯耳非謂其盛極而衰以震矜議桓公者公羊之過也

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揚子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名陵習亂也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吴祕謂子雲據公羊而言

辟軍之道也

揚子曰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吴祕注全引此傳蓋濤塗之謀國也類韓慶說薛公不藉兵乞食於西周之智而齊桓之誤聽也僅免於孫吴信公孫度覆師東海之衂此策士縱橫之端先見於盛霸者也

大陷於沛澤之中

王方麓曰據左傳齊實未嘗濵海而歸安從有陷師沛澤之事如邪云者濤塗雖私其國然不聽其言則已何

至勤師以討蓋陳蔡二國終以近楚常有二心濤塗之言不欲齊師由陳而反此已可見故因還師以威之觀再侵而陳乃成則是時尚未心服濤塗之執蓋定陳從齊之計非專以誤軍道也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

春秋滅國三十罪強大之吞併憐小弱之凌奪故有德之不建民之無援之歎若以書滅為善辭前此書滅下陽矣下陽非國而亦以亡國予之公羊立說猶未能無

獎也

葢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夫人左以為哀姜穀以為成風哀姜有罪不應祔廟故穀梁說為長按魯之婚媾惠以前娶於宋桓以下娶於齊犁然可考楚雖驟強而上國與之為姻者惟鄭文夫人芈氏迨戰城濮而乃有新婚於衛之說魯則未聞遽與洽比婚姻也齊桓霸主何必脇媵以為嫡乎果其有之襄王一黜狄后而遂致亂而楚豈得晏然而但已乎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

石守道曰禮姑姊妹未嫁則服齊衰其已適人則降為大功檀弓所謂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禮又有之娶女有吉日則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齊衰而弔以明有恩也既葬而除以明有禁也壻既未受而為之除則兄弟不當為之降然則女之未適人者亦當為之服期矣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趙企明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

國寧有九國乎升菴謂漢紀云反者九起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豈實數耶楚辭九歌九十一篇九辯六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可笑愚謂葵丘之時桓德未衰孟子稱之以為盛而公羊顧以為譏葢因宰孔阻晉侯料其不能西略而云耳且天子使無下拜而不敢恭謹已甚而反謂其震而矜之也耶

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

蘇頴濵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

又

陳平周勃殺子弘而迎立漢文帝則以為功以子弘者呂后所取之它人子也傅亮徐羨之廢義符而迎立宋文帝則以為罪以少帝者武帝所命也今奚齊之立異於子弘里丕之罪同於徐傅惠公之誅之當矣曷為不以討賊為辭乎曰里克實立惠公是蠡吾侯之賞梁冀為當功矣春秋豈如是私乎蓋晉國數世之禍成於驪姬驪姬負賈后殺愍懷之惡則奚齊亦同魏王泰陷承乾之咎不當立而立聖人所深惡故於里克之弑則大書

以申明之其死也則具官以哀之皆深惡驪姬與荀息之徒也

踊為文公諱也

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闗西言渾矣文與惠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併掩前人之惡故惠入懷出文後入皆不書悉為文公諱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故也

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

遇者不期也遇者志相得也及者內為志焉爾樂府吳王夫差女悅書生韓重作紫玉之歌亦類是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

五行志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霸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為徙也

春秋不書晦

春秋日食不書晦公羊遂概以為不書晦于震夷伯之廟晉楚戰於鄢陵皆以晦冥解之夫震電晦冥可言也

鄢陵之戰楚以陳不違晦犯兵家之忌而敗左氏明言之且丙寅朔至甲午晦遇月小盡長歴可稽而迂執己說以六鷁退飛是月二字亦強指為晦日以助其不書晦之說抑知一月兩異是月之内何日不可而必以晦支梧甚矣

又

漢光武在位三十年日食於晦者八鄭興以為先時而合月行疾也左傳有二分二至日食不為災之說其足

為灾者或謹而書朔不為灾者不詳其晦朔亦未可知也　元楊恭懿作合朔議曰日月相合故謂合朔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在晦宋何承天造元嘉歷始以月行遲速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

又

葉適避暑録話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震夷伯之廟

書乙卯晦以見異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郊日至適在晦宋庠預以為言遂改為明歲議者以為得禮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至期實儼始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

齊滅之

左傳師滅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而公羊以為齊滅之史通論其誤按杜注項國在汝陰今項城縣屬開封府

陳州近魯而遠齊其為魯滅無疑

與襄公之征齊也

齊桓公以儲嗣不早定五公子爭立搆禍三十五六年䀹濡商人元更迭為君伯業遂以不振先儒論世者責之備矣宋襄公之扶翊孝公本於桓公之治命國人不勝四公子之黨而用兵春秋書及罪主兵者公羊則善襄公之征齊而與之與穀梁惡宋各持一說論法者原無定評趙企明撰經筌不喜學者以傳溷經獨至此二

氏祗牾不可考而求左傳左氏之紀事則彰彰矣而猶深訾宋襄以為齊之荀息擬人不倫何乃若是荀息者輔遺之臣也襄公者外援之主也論齊國之屬藐諸者宜求之管仲既已前沒顧仲正而息邪不可同日語仲之奉君命而屬孝公若後世長孫無忌之輔晉王治無虧倚雍巫豎貂以竊立則如頹王濯立於仇士良鄭王漼立於王宗實閹人擅柄內寵憑依得國而旋被殺正如奚齊之國人不可者耳宋襄之主齊比諸秦繆之納

賂而立今吾猶為較正公穀二氏說經往往異同戰甗
一事其褒貶孰是孰非若辨黑白康侯引宣王立魯戲
括專從長幼起見而不明邪正之辯豎貂亂齊今古孰
聞而顧向其所立之黨欲以立訓也夫

叩其鼻以衈社也

周禮天府上春釁寶鎮寶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
祀鄭注珥讀為衈毛生曰刉羽生曰衈凡師刉衈則奉
大牲故左傳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

牲而況敢用人乎蓋明言殺之以釁社矣

又

高郵孫氏曰邾鄫世讐之國宣十八年又戕鄫子於其國邾鄫皆小國其相讐之迹不能悉見於經惟其無道之甚著見者記之爾

魚爛而亡也

陸容菽園襍記解論語魚餒肉敗云魚之爛自内始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程沙隨問思録中具

此說蓋迴之說又本之何休此注也但未知肉腐自外古人亦有先之者否

西宮者何小寢也

此傳云諸侯有三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三宮皆屬於小寢莊三十二年傳路寢者何正寢也何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按諸侯之妻謂之夫人而又有夫人在妻之外蓋主天子而言妻

者后也夫人者三夫人也諸侯居小寢之夫人則左右
媵矣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與室互為名室有東
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為先居室為後則三寢三宮之位置瞭然矣

又

儀禮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
財内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何注西宮右媵所居
由劭公之說宜有左媵居東宮矣而僖公薨於小寢合

之傳文惟西宮宜為媵居衛風東宮之妹左傳直以東宮得臣為世子之稱後世相沿太子為東宮后為中宮云

曷為不言楚子執之

傳自是正論元凱則云不言楚執宋公者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嫉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與會薄而釋賍應胡氏以為分惡於諸侯毫無義理

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

是策也廉藺深圖之而趙惠文免於澠池屈原虛憂之而楚懷王拘於武關劉璋迎劉備共圖漢中敎所在供奉車乘帳幔往會之嚴顔歎曰所謂放虎自衛者也石勒篡嚴襲王浚於幽州至易水將佐請率兵拒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戴我耳宋襄之愚與璋浚一轍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

瑕呂飴甥征繕立圉以謝秦而惠公歸晉昭雎立頃襄以謝秦而懷王不獲歸楚于肅愍立郕王絶額森之邀

盟成英宗之歸國亦祖此一言強弱殊形成敗異勢也楚昭在隨子西國於郢洩要亦同此作略若宋高宗祈請之使日造女真之庭而淵聖還轅窅然無日者由於談和議者之心事更不可問耳

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

當國者不幸而救敗宋襄君臣葢兩得之矣衛元咺鄭叔申叔禽君子悲之泓之不鼓不成列所以稱之為文王之師也但事出公羊多有未可信者左穀皆不載而

設械守國社稷為重君為輕遂為千古人臣守死之法程

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左傳亦同此言司馬兵法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襄公蓋拘守先王兵法故公羊子之以文王之戰宋有司請逮其未畢濟而擊之孫武吳起皆有半濟邀擊之說其書出於春秋之後古法襄公所知智計則所不取使其覩孫吳之書亦必能致敗所以與徐偃並名也

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

東坡曰宋襄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耳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滅一國君若犬豕然泓之役身敗國削乃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其情也哉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不鼓不成列不能損宋襄之虐抱孺子以泣不能

蓋王莽之篡使襄公得志亦一莽也

不能乎母也

劉原父云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令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狄后叔帶之事詳於左傳豈有夫出其婦而疑於不孝乎按莊十九年五大夫之亂惠王居温因王子頽之母王姚以啓禍經文不書公羊葢誤以惠王之事錯之於襄王耳王姚寵嬖亦非母后何休注天子惟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漢魏以下廢立甚多未有不稱太

后詔者一言以貽萬世之禍也　漢書莊助傳助上書謝罪引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絶之亦同此誤

曷為絶之滅同姓也

邢衛同為狄滅齊桓公城夷儀城楚邱以封之同憂相親忽然吞并僖十八年桓公以八月薨衛先以正月伐齊來年遂伐邢用兵五六年而僖之二十五年正月衛侯燬滅邢四月死矣安忍無親命亦不延兩人墜百仞

之貉一人持絙而援之登崖而同墜者與援之者皆為其所擠其衛侯燬之謂耶

又

滅同姓名禮經不易之明訓而春秋止此一書後儒以為疑趙企明乃謂下書衛侯燬卒連文傳録之誤聖經褒貶不係是按他族異於諸姬楚滅夔直夸之自鋤其種齊實遷紀事同於滅所謂復九世之讐也獨晉所滅甚多曲沃伯於莊十六年王命以一軍為侯春秋猶未

作虢公之滅霍滅魏亦在未通冊書之前迨于虞虢則上公首爵且世為王卿士而晉以賄詐并滅之尤惡之大者先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因虞而及晉示輕之之意僖五年大書晉人執虞公公虞而人晉所痛惜者在此所誅責者在彼嗣後姬宗被滅亦頗希見齊桓公一匡天下衛邢同受復國之恩而燬乘桓沒遽翦之非法無親雖僅此一書垂教無窮矣

又

毛西河曰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衛侯燬曲禮遂引之曰失地滅同姓名晉獻滅虢胡氏乃曰晉滅虞不名虞公貪璧以易鄰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夫不責虎狼之挾羣而責蟲魚之貪餌非平情矣經有闕文又有羨文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下文又云丙戌衛侯晉卒下之丙戌由上之丙戌而羨之者也此云衛侯燬滅邢下文又云衛侯燬卒上之衛侯燬由下之衛侯燬而羨之者也

三世内娶也

白虎通云妻者與己一體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人譏宋三世内娶於國中謂無臣也漢儒多祖公羊故孟堅之說如此

又

不臣妻之父母國内皆臣無娶道則如宣王之姜后幽王之申后桓王之紀季姜其謂齊侯申侯紀侯非周天子之臣乎秦漢以後天下更無敵國可為配耦宣帝之

霍后明帝之馬后和帝之鄧后其謂霍光馬援鄧訓非臣乎且襄夫人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左氏可據而猶以兹父為内娶尤荒誕也

又

東晉穆帝嗣位康獻褚太后臨朝太常殷融議太后父衛將軍褚裒在宫庭則盡臣禮敬太后歸寧之日宜如家人之禮庾翼謝尚皆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氏義合情禮之中自後朝皆敬裒焉

又

元魏孝文立馮熙女為后魏主以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史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明外戚朝見儀制皇后父見上君臣禮后見父母家人禮

又

陳用揚曰陳勝自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其妻之父怒而去之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勝慚焉問于博士孔子魚子魚對曰禮無不拜若唐

堯内親九族外協萬邦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觀之則拜之可矣勝不成為王而子魚則儼然王之王之而其說如此其亦公羊之旨耶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許崧老曰鄫子會盟後會也陳侯如會後盟也宋襄使邾用鄫子而晉文受陳侯霸圖宏矣愚按如此則又有會洮而鄭伯乞盟者桓公不受子華之請而分鄭文之汋其一匡之略又何如

不與致天子也

啖氏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請王之狩忠亦至焉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緣情為制以識變禮者也康侯曰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之忠恕也

衛之禍文公為之也

蕭梁送北海王顥入洛而魏因高齊立貞陽侯淵明爭梁而梁亡仇讐劫敵乘亂侮亡者往往用此術而晉文公之於衛也亦然踐土之會叔武受盟經書之曰衛子已嫌乎嗣君書子之例觀祝鮀所述衛武蔡甲午之書則徑成乎君矣叔武讓國之誠皎然不欺而成公不能無芥蔕焉永王璘保據江表之忌恒情所固然也歂犬之射成公豈無主使亦歸罪鄧扈樂之故智耳以兄殺弟實以君戮臣晉文惟宜引咎曰伯仁由我而死可矣

必受元咺之訴君臣坐獄何為者幸也僖公納玉醫衍薄酖得免衛侯於死使衛侯復死將如前此晉國之惠懐後此衛國之瞶輒而衛尚可以為國乎齊桓公存三亡國以致霸其行事心術固如是乎城濮之戰踐土之盟尊周攘楚功不可謂不偉而一執曹伯再執衛君披地易君以自快其宿忿孟子論伯止曰桓公為盛而不及晉文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又亟稱甯武子不可及其有意乎忠衛之臣蓋所以病晉也

歸惡乎元咺也

春秋多弑君逐君元咺則訟君君非所訟也猶未可盡咎咺也為叔武爭也至晉執衛侯歸於京師叔武之寃雪矣為咺者上則死之以報叔武於地下次則出亡可以免戾子瑕之立非咺事也國何患乎無君君何患乎無臣人臣惟專國自利之心不喪其身即不免乎萬世之誅咺之立瑕罪與孫林父等公子鱄可以不出而必出非獨全身亦以謝剽使趙盾越境不返亦可以謝夸

臯而皆不能也盾林父蒙其福而哃受其禍其不臣之罪一也

魯郊非禮也

陳止齋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曹劌之告莊公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

焉蓋惠公雖請之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爾

又

家則堂曰魯人自知郊之為僭而卜以觀天意或以正月或以四月或以五月九月初無定期古之郊有冬日至禮帝於圜丘者焉見之周禮春官及記之郊特牲有孟春正月祈穀於上帝者焉有季秋大饗帝者焉見之

月令及周頌噫嘻篇孝經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郊與明堂其地不同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我將曰祀文王于明堂也則郊與明堂其禮亦異先儒謂祈穀之郊即啓蟄之郊大饗之禮即明堂之禮春以祈秋以報理或然也

又

羅泌曰僖公三十一年經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也郊禘豈諸侯之得用哉郊禘之名

既同而汲汲然取禮之小者周郊日至魯郊孟春周之牛以騂魯之牛以白牡此明知其僭而自為之異也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於經不得其說則又牽引司約謂治之約為所主非常之禮以賞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以益繆

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秩而祭之

劉子政曰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

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山川何以視子男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邱濬曰自古所以祀五嶽四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出斂雲雨也出雲雨使不致于旱熯斂雲雨使不致于淫潦無非欲其生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矣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以書之

又

家則堂曰三望海岱淮魯惟當祭泰山不郊而三望猶爲僭猶者通可以已之辭譏不郊而猶望也王介甫乃曰不郊矣幸其猶望劉原父曰不郊矣謂三望通可以已猶逐其父而謂母爲可并逐者也不告朔矣謂朝廟

為猶愈乎已猶紾兄而徐者也其旨殊耶

諸侯祭土

王晦叔曰諸侯既有社矣謂之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於孔安國韓嬰之言有證也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等級有間是故諸侯可以謂之祭社其祭社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皆所以謹禮

之節文也

殽之嶔巖

地里通釋春秋九塞殽其一也俗呼為土殽石殽其阨道在兩崤之間郡縣志三崤山又名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自東殽至西殽三十五里東殽長阪數里峻阜絶澗車不得方軌西殽石阪十二里漢馮異破赤眉於殽底魏龎德破張白騎於兩殽間范雎謂左關阪即殽函也張良曰關中左殽函賈生過秦論曰秦孝公據

殽函之固　魏武帝討巴漢惡其險更開北山高道隋大業初廢二殽道開葼冊道

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返者

唐荆川曰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仇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不暇于遠略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

實然說春秋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

君在乎殯而用師

孔子荅子夏金革之問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晉襄殽之戰逐利忘親無大于此

公羊折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公羊折諸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公羊折諸卷四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文公

命者何加我服也

趙企明曰春秋書錫命者二賜命者一其義皆不同莊元年榮叔錫桓公命命以策也衛襄公歿簡王追命之曰叔父陟降在先王之左右子敢忘髙圉亞圉若今之贈章爾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平王錫晉文

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命
亦猶是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命之黻冕圭璧以
歸春秋諸侯無朝王而受命者文公即位四月襄王厚
於僖公而就命其子叔孫得臣如京師蓋以拜命但不
顧文公之身三年之喪未畢黻冕之錫其何以安之耶

又

宋儒好貶抑春秋諸侯於文公成公兩次錫命皆以為
下陵上替之事晉語惠文兩君得國襄王皆賜之命蓋

以篤念懿親寵之册命未為過舉東遷守府惟此猶見成康之遺焉漢武帝立子閎為齊王旦燕王胥廣陵王同日賜册東漢東平王蒼賢明帝先後賜以詔書其文並載漢書傳為盛事豈得與潘勗魏公九錫同類而嗤之

用栗者藏主也

歸崇敬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

又

元世太廟神主皆黄金為之英宗至治三年金主為盜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言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别室不從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

家則堂曰文公是時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欲神靈有凴依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之既祔仍特祭於寢終喪而祫乃以入廟此禮

之常緣文公欲躋僖於閔上妄以兄弟自為昭穆所以緩於作主當祔而不知所祔故也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于作主乃逆祀之端爾按此經三家皆有傳而公羊較明晰左傳亦曰書不時也更先於僖三十二年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說者欲以緩字連於作主之上夫緩作主三字不成句矣且前既曰非禮後復曰不時言之重辭之複無非以表文公躋僖之委曲爾

三年之内不圖婚

唐王元感著論以三年之喪三十有六月張柬之駁其論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公終喪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三年之内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末終二十五月杜氏推歷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為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故為二十五

月之驗

其為吉者主于巳

董子繁露經文公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其於禮也合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早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

疾也故譏以喪娶賤其無人心也

娶乎大夫者畧之也

文公逆婦姜於齊怪疑之端不一穀梁曰親逆而稱婦何其速婦之也詞意過刻康侯信之程子亦信之皆曰稱婦姜已成婦也左傳則曰卿不行非禮也貴聘而賤逆之夫君既親迎矣謂其反卑於卿在左氏必有考適與穀梁爲齕最怪乎公羊之言曰娶乎大夫初意其爲大夫往迎與左氏卿不行之言符合及讀何休注曰不

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明以姜為齊大夫之女矣宋三世内娶方辯其荒誕宋君未嘗娶于國内之大夫而魯君乃娶于齊大夫不經之說從何得之姜氏生子曰惡曰視為仲遂所弑夫人大歸於齊哭而過市市人皆哭謂之哀姜而謂此為齊大夫之女予高固逆宣公之女臣之子可以為主壻莊公愛黨氏之女臣之女止可為君妾吾謂逆婦姜于齊與莊公如齊逆女之經互為同異從娶者言之謂之婦曽子問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若紀姜歸于京師曰猶吾季姜從嫁者言之謂之女穀梁詞涉輕訕亦未可盡憑未知窮經儒者以為如何也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左傳杜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孔疏嫌其不成夫人故明之適夫人既死妾母於法得稱夫人胡氏傳曰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以妾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

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然自是以降漢武帝之尊太后成帝之尊元后累代相沿無有敢起而議之者猶二后並尊未至於廢嫡母也光武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遷呂太后廟主于園隔代廢置義于何起慕容垂稱帝追尊母蘭氏為昭文皇后以配太祖既而遷段后又追尊段昭儀為景德皇后以配烈祖雋而廢可足渾后其臣劉詳董謐力爭之不能得崔鴻為之論曰春秋母以子

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于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穀梁考仲子之宮曰考者成也成之為夫人也愚于此則中核之特詳

又

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王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為創見也後来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紊矣

含者何口實也

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

周禮典瑞大喪供飯玉含玉

曷為皆官舉

内娶之說之謬辯之無容辯矣其稱司馬司城者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不書官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

又

趙氏屬辭曰春秋以弒君書者二十四未有上通祖母下結六卿公族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以卒成其簒弒如公子鮑者亦未有以世適嗣位前亂臣而後賊子徒擁虛器十年坐受簒奪如宋昭公者鮑之弒械動於昭公未即位之前成于十年之久使非有貴戚彊家橐其間則鮑雖逆襄夫人雖淫昭公安能束手就戮于一婦人耶屬辭比事而求之則知身為世卿外結鄰援内假母寵以助鮑之惡者華氏也華元者司寇華御士之

子代公子成為右師此蓋鮑與夫人所位置者昭公豈能用之於是華耦来盟晉人受賂文公立而元卒相之皆華氏之始謀也夫子於此蓋深致意焉是故特書其官學者不能深考宋昭公無道見弑之説至今誦之于口未有辨其誣者春秋特筆之義其可不明乎

宋三世無大夫

陳止齋曰終宋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

諸侯是天下之辭也于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于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于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

啖叔佐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

又

古者天子諸侯之喪嗣子踰年而後即位即位即改元也尚書孔傳以為湯崩太甲踰月即位蓋未核算長歷外丙仲壬之年而又未考商正建丑十二月正朔行政之理九峰蔡注辨之最詳其引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東晉載記僭竊之國父殂而子輒改年號萃於一歲之中元魏獻元嬗位其子宏即以辛亥之皇興五年為延興元年宇文周天元巳亥大成元年即為其子靜帝大象元年最可異者唐肅宗即位靈武輒稱至德元

載以易玄宗之天寶扈從諸臣不學無術宋徽欽高孝同一內禪而踰年始改靖康隆興則不易之典矣太宗於開寶九年嗣位即改為太平興國元年所以來簒弑之議獨有期年之內國統兩絶不得不從其變者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踐祚八月傳位太子即以其年為永貞元年明光宗萬歷四十八年七月踐阼八月晏駕即以其年為泰昌元年此千百年不幸之遭逢若以放勳殂落舜避南河三年而後格于文祖在議禮之家

當必有說而皇古之風不可以治後世所謂臣民不可一日無君者也

狄者何長狄也

劉歆以為人變屬黃祥天地之性人為貴凡人為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并天下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二年而秦亡　魏武帝咸寧二年八月

襄武縣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髮白著黄巾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朱彝尊原貞篇禮女子未許嫁而笄燕則鬈首許嫁笄而字則為之纓至嫁而後主人親脫之凡此者所以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記又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鄭康成范武子皆主其說惟合葬為不可周官媒氏禁遷葬

與嫁殤者未婚而合葬是嫁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

遂左穀皆作術即西乞術也此傳所引皆秦誓之文以為賢繆公之能變即書傳中悔過意仡仡勇夫蔡注以為指三帥術即三帥之一也雖孔傳無是説然繆公既思蹇叔而悔聽杞子三帥亦當在悔用之列矣而竟以一介臣屬之豈繆公不替孟明以致霸術之賢可方孟明同為不替者耶　荀子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指

遂朿聘事

河千里而一曲也

爾雅河出崑崙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郭注海内西經云帝之下都崑崙之虚方八百里髙萬仞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向而北入禹所道積石山

又

邢昺疏爾雅引傳文曰昌為以水地河曲疏矣言河曲

之地疏濶故可戰也説皆渺茫未知秦晉戰地所在左傳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三十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注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瑕是河外之邑戰河曲者戰河外也

魯公稱世室

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言魯公武公皆有世室法文武世室為之然武公與宣王同時魯之始立太廟止有魯公一世室武公世室者成公

六年季文子以牽之功立之左傳譏其非禮明堂位誤自漢儒故並稱魯公武公當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與穀皆止稱魯公當矣其周文武之有世室亦即據明堂位之文此外更無典故陳氏禮書曰觀春秋傳襄王致文武胙於齊桓公史記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之不毀可知不祧之廟所謂世室也後儒論周制天子廟或以為二昭二穆合后稷太祖廟與文武二世室而為七廟

或以為三昭三穆合太祖廟為七加以二世室宜為九廟參證皆取諸此

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

蔡邕明堂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中皆曰太

廟取其宗祀之清肅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廟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環周水圓如璧則曰璧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魯之禘祀周公于太廟明堂猶周之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洛誥成王即辟于周命公後蔡氏集傳後者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又命君陳分正東郊作君陳鄭注君陳周公之子據此則封魯而為魯公者周公之世子伯禽在成周者次子君陳厥後奉共和之周繫君陳之後所謂名公者亦君奭之裔不止一人其封非燕者乃其分子也春秋二百四十年周公名公世世食采

成周為王卿士泒系井井史記周公世家與書序若合符節公羊此傳信而有徵足為學者論世之準則蔡仲默言亂為四輔漢制三輔本諸此愚謂周公太公皆返葬成周亦唐之房杜王魏陪葬昭陵之所由昉也

北斗有中也

甘石星經北斗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亦為帝車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斗為人君號令之主出號施令布政天中臨制四方何氏注中者魁中又在魁四星

之中無象可見而有度不移論語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星經又云樞入張一度去北辰十八度衡去極十五度去辰十一度五星入斗中國易政人易主大亂也彗孛入斗中天下改主主有大戮先舉兵者咎後舉兵者昌

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胡氏傳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貜齊出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

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在易之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彖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聖人以改過為大云云康侯所引皆公羊傳文改郤缺為趙盾左傳實趙盾之事傳誤故特為表正

淫于子叔姬

子叔姬昭公夫人舍之母舍弑而襄仲欲請之歸國公羊以為單伯道淫或別有聞見何休直謂子叔姬當嫁為齊夫人單伯送之以未亡人為于歸之子以王人為

侯國之使荒誕極矣

筍將而來也

注竹箯一名編輿齊魯名之曰筍公孫敖死不以正不用卿大夫輴車之禮筍箯以從其便史記張耳傳貫高為怨家變告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注引韋昭曰如今輿牀人輿以行蓋貫高對獄受榜笞刺剟不能步而人舉之耳陶潛坐筍輿使兒將之則野老之代步矣漢晉朝官皆乘車唐宋乘馬張弘靖以宰相節度幽州

肩輿造太極殿貴倨之態也南宋以江南街路滑許朝士秉擔子由是日趨晏佚習以為常

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則堂謂齊商人既歸子叔姬於魯隨以兵加之且邀公自為盟公趦趄不敢前託疾堅卧使二臣更請春秋前書行父陽父之會後書仲遂鄟丘之盟其間書四不視朔著公所以託疾堅卧者不欲自出盟齊焉耳按此説殊有億中之巧然亦近于穿鑿則堂嘗以譏宋之科場

師者也蓋自是洎公薨于泉臺不二期耳穀梁子曰以公為厭政已甚矣

築之譏毀之譏

尹耕道曰如使為之非禮則為之者失爾承襲已久無故毀之乃所以彰前人之失也魯毀泉臺春秋書之皆譏之也按左傳云蛇入泉宮聲姜薨則毀之亦非無故矣鳥鳴亳社蛇入泉宮皆灾兆國母左詳而二傳略耳

宣公

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

白虎通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凡待放與君用其言耳禄參三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

又

拓跋魏長安鎮將南安王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察之文祖受楨賂為之隱事覺抵罪魏主謂羣臣曰古有待

放之臣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解位蓋引此也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

何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漢自文帝遺詔之後遵以為常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君子非之晉張華賛伐吳之計方母憂中詔偪令攝事山濤奉詔為吏部尚書奪情就職屢見於魏晉之間唐張説母喪既期詔使為黄

門侍郎固請終制張九齡當起復聞命號咷使者逼迫至闕下懇請終喪世衰俗薄士大夫以奪服為榮而賢者獨以禮終歐陽詢母喪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籍藳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韓渥言宰相崔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毀瘠則廢務恪勤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富弼以母憂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仁宗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力辭被切責復疏言臣僚韓琦平居與臣論起復非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可

龍川録載其事謂二公自是稍稍成隙然終於守禮不變明則李南陽之奪情力與羅倫為仇張江陵之奪情竟加吳趙艾李之罪相業非無可稱而大節玷虧為清議所不予未有薄於天親而厚於君國者也

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孔子以答子夏之問即如成王作大誥討武庚亦在亮闇之内敵國外患每有因伐喪而起其君既墨縗視師為之臣者安得有辭以謝晉襄敗

秦師於殽即其一事灌夫父孟死吳軍夫奮願報父讐兵事常與喪事相連若如士匄聞齊喪及穀而歸齊必無追躡之舉凶器也而以仁義行之未始不稱於君子岳武穆葬母步歸廬山高宗優詔聽之純孝之節出于倥偬之間故未可一概論盧象昇歿沒賈家莊紉麻累巾藉以求得其尸由迫於督戰之中詔若楊嗣昌新喪起為大司馬招墨縗赤縗之謗禦寇之無功則同而處心之貞邪有別先王制禮非後世梯榮之藉所謂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注天道闇昧故以人道接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經傳皆言以稷配郊而注更引文王以擬之明堂配祀之上帝即郊祀所配之上帝郊特牲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大報本反始也先王制禮之精意盡于是矣

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歟

大抵春秋非特諸侯不出疆逆婦也即大夫之外娶者亦然宋蕩伯姬来逆婦則其子司城不至也穆伯如莒莅盟且為仲逆則其弟襄仲不往也来逆則必書故齊高固之来書楚公子圍娶於鄭豐氏因號之盟而遂行之亦未嘗特舉

方食魚飧

劉知幾曰上客食肉中客食魚齊之舊俗也公羊生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餼呼

為非食按南有嘉魚魚麗皆聖天子養賢之詩以及鱠鯉鮮魚之句豐鎬之間以魚為珍異如此惟馮驩之食有魚亦屬齊事爾時孟嘗君猶未以上客待之僅加於草具一等耳

又

蕭齊高帝置酒為樂羹膾既至荀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庖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

悦曰尊羹固應還沈丁晉公作相時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斫鱠肴饌珍異不可勝數真宗駕幸澶州每使人覘寇萊公動息復曰準方命庖人斫鱠帝意乃安並載邵氏聞見録

佗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

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鄭注疑讀為佗然從於趙盾之佗疑然立自定之貌邵公以佗然為壯勇康成云疑止也疑然者矜莊之色其義不殊秦

誓仡仡勇夫仡仡即仡然

趙盾起將進劒

何注授君劒當拔而進其㦸靈公因欲推殺之北魏敬宗謀誅爾朱榮横刀膝上榮起趨帝坐手刃之靈之意蓋將為此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

注繹祭作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晏尸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

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絶据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周頌鳧鷖詩孔疏引此

萬入去籥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昭十五年禘於武宮叔弓涖事而卒去樂卒事未嘗猶繹也蓋衛獻公之於柳莊輟祭而赴則已厚宣公之於仲遂去籥復

祭則已薄仲尼譏其非禮聖訓昭然矣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

趙企明云東萊有牟平又有東牟齊伐萊取根牟一事爾經書牟人葛人来朝公孫茲如牟止曰牟不曰根牟以為内取國者以間一秋字也按杜注根牟東夷國也根牟之即在萊固是今登州府志漢屬東萊郡後魏曰東牟隋曰牟州唐曰登州春秋為牟子國則齊之取牟即滅牟子國矣謂朝魯之牟與齊取之根牟兩地者企

明果得為明於地志否耶

世卿非禮也

列國世卿多起於春秋中葉如鄭七穆魯三桓之類獨齊之髙國最久管子所謂天子之二守者也崔氏雖出自丁公然杼以前無聞焉公羊以譏世卿而獨譏崔氏殊未得其解　漢竇憲用事樂恢上書曰世卿持權春秋以戒祖公羊之説也

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朱子答吳晦叔書臣下不匡之刑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太祖下嶺南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胡氏論楚子納孔儀意亦類此　愚謂楚子失刑於陳之二淫臣與唐莊宗不殺趙巖張漢傑亦復相倣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繁露春秋之常辭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也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春秋無通詞從變而移今晉變為夷而楚君稱子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而欲

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

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

即石制公子魚臣也楚莊此語亦若項王以曹無傷告沛公

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蜀將諸葛亮寇邊承祚所書綱目非之彼亦自帝魏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子思居衛有齊寇各主魯衛而言

書法何害傳以釋經非其比矣就魯史而言則晉楚皆外就華裔而分亦宜內晉而外楚晉䍐之文吾不知其何所適從也

華元亦乘堙而出

登牀而起則以術刼乘堙而見乃以情告楚志在吞滅似非可以情告者愚謂析骸易子之語亦非告病也若曰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云爾夫守國者至於有死無二雖應手夵滅亦止得虛國楚何利焉況其張拳冒刃沫

血飲泣亦非可以旦夕下者而七日粮盡終舍此而去曷若成言之為愈此華元所以能解國圍也

又

羊祜陸抗於江陵大弘信義論者以為華元子反復見若登牀要盟何信義之弘傳曰要盟無信神弗臨也齊桓公不背曹沬之約桓則得矣沬其小人哉故宋楚之平當以公羊說為是

何譏乎始履畆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孟子語滕文公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朱子集注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均分故謂之徹其實皆十分而取其一也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取其一蓋又輕于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什一也　公穀二

傳所論與孟子之書一一相為表裏宣公初行稅畝並非如商鞅之開阡陌壞溝洫但去公田私田廢授田歸田之法而一委之民閒以責其稅入蓋不止如貢法取盈之什一矣杜注謂十一之外更十取一以哀公之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始也

宣宮之榭也

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戒若曰天子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藏之

又

胡傳呂大臨考古圖有邿敦者稱王格於宣榭呼內史冊命邿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如榭者其廟制如榭也何休注室有東西廂曰廟無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

新周也

何邵公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家則當曰黜杞云者

謂降公爵為伯新周者謂東遷之周比宋為新其意謂魯得紀元故為此說繆誕不經豈聖人意哉

殘賊而殺之也

胡氏傳夸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刜其酋長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御守衛何至使其君為外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書執鄫子用之此不共戴天之世讐也一不能復而至於再所以深責鄫之臣子也

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

胡氏曰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

公羊折諸卷四

公羊折諸卷五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成公

執敗之蓋晉敗之

左傳作茅戎且有瑕嘉平戎之說考定王時士會問殽烝而王能教之鞏朔獻齊捷而王能責之且爾時晉之執政為士會郤克斷不至有敢敗王師之事果如公穀所云則鄭莊繻葛之後至此而為二矣

又

劉向上書言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中壘說春秋祖公羊故云然穀梁以隱七年凡伯楚丘見執為衛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二傳每多此誤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國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畒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竹書紀年亦兩書三十八年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王師敗逋史冊記事之文

不闕書法春秋繻葛之役鄭寤生既與王戰矣且大敗
王師經文但云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程子曰王於
諸侯不言戰不敢敵王也不言敗不能抗王也存君臣
之義立天下之防大約祖述公羊之旨獨此劉康公邀
戎敗於徐吾傳文雖曰無敵曰莫當無敵則孰與之戰
莫當則誰能敗之胡氏猶以經不書戰辨華夸之分為
言而無奈經之書敗績何也例不可盡拘無若左傳詳
述世變俾學者有所考為無獘

代頃公當左

左傳言丑父免戮公羊以為斮据其代君而死則漢高滎陽之紀信明高鄱湖之韓成丑父先之而三矣

踊於棓而窺客

注踊上也躡也凡無高下有絶加躡板曰棓齊人語

則客或跛或眇

左傳蕭同叔子之所笑止一郤克耳公羊云一跛一眇似以眇屬臧孫許穀梁則分配之曰季孫行父禿晉郤

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齊天疾者凡四人不期而集王方麓曰郤克之答齊師一則曰大國朝夕釋憾于魯衛再則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知韋戰之執詞各以二國見侵之故二傳增飾諸卿皆見笑者妄說也豈有三國因一笑之恥謀之三年始空國以伐人者乎

郤克眹魯衛之使

古書之用目語者多矣楚辭獨與子兮目成史記淳于

髡曰目眙不禁藺相如持璧睨柱侯生與朱亥睥睨故久立蓋聶曰吾曩者目攝之項籍紀梁眴籍曰可行矣郭解傳解以睚眦殺人公羊記郤克眣魯衛之使其目語之祖也不知眇目之孫林父何以對之

宣宫則曷為謂之新宫不忍言也

檀弓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宫火亦三日哭注即舉成三年之經以證禮文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宣宫所值者天灾禮文所慮者人事成公能動合禮宜

遇天灾而人事亦盡者也

河上之山也

水經河水南逕梁山原東酈注自原山東南至河晉之望也地理志左馮翊夏縣故少梁梁山在西北大雅奕奕梁山惟禹奠之即此

又

僖十四年沙麓崩傳云河上之邑此則云河上之山麓即山足蓋河上之山之崩屢見矣於僖則以為桓德將

哀於戌則以為晉霸將失皆統天下論之左傳卜偃以惠公敗韓之兆又專屬晉漢書更以為聖女元后之祥應於六百四十五年之後人持一說五行志竟不必全信耶

又

魏土地記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在河水又南逕梁東山原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

又

王浚儀釋地蔡傳禹貢治梁及岐宗晁以道引水經注之呂梁狐岐以為在離石縣東北則與古注之指雍州梁岐者相去甚遠胡朏明錐指曰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本名骨脊山去河一百五十里狐岐一名薛頡山與介休接界去河三百三十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晁說大謬爾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陽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

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晉戰國少梁入魏故梁山雖在雍域而實為晉望伯厚之疑由此考而後定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五行志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壊天下亂百姓將失其所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

武公之宫也

郃二泉曰武公之謚武也必嘗有武功矣季孫行父以

箠之功不勝其侈心而有武宫之立明堂位因是以擬
武世室則漢儒附會之說耳
脅我使我歸之
晉聞齊侯悔過髙其義畏其徳左傳乃云為汶陽之田
故諸侯貳於晉乃盟於蒲公羊齊人則左袒齊左氏魯
人則左袒魯各從其國之册書因以互異
録伯姬也
顧亭林曰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

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

其稱天子何

天子之稱見於商周之書曰天子惟君萬邦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曰告嗣天子王矣曰敢敬告天子以天子為天王由春秋昉也公羊反若以為不恒而疏釋之近世擬史者本紀亦有天王之稱義歸尊君無勞詞費

三國来媵

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伯姬三國来媵公羊獨以齊媵為非禮然觀季文子如宋致女公賦韓奕之五章穆姜賦緑衣之卒章施巾結褵殷勤申誡如此而伯姬果能待姆下堂以謹慎從爾父母之言一時閨範雍容其娣之袂良可想也歟

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凡後也

徐乾學曰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

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嗣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為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為之服斬衰既為服斬衰即以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别子為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為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魯於叔

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為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爾僑如為爾紇而顧必嬰齊爾歸父此魯人之刱舉也何氏以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胡氏以為弟不可為兄後父字不可為氏然則魯人之處此宜如何曰歸父固一時所稱賢大夫也左氏公穀皆以書其出奔為善之魯人既察其無罪而為之立後則自有宗法在不得復同於廢逐之臣矣

又

萬斯同曰嬰齊乃莊公之孫宜稱公孫嬰齊今不稱公孫而稱其氏則是降為歸父之子于莊公為曾孫故不得復稱公孫也雖弟不可以禰兄但既承歸父之後則竟為歸父之子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此必周世原有此禮故魯人因其禮而行之孔子據其實而書之公羊亦仍其舊而傳之耳且仲遂有弑君之罪不得立後宜立後者歸父也若嬰齊之後歸父仍稱弟而不稱子

則固依然後仲遂矣豈魯人立後之意乎世徒泥兄弟同昭穆之說以弟之禰兄為不經不知古之有國家者以承祧傳統為重原與士庶之禮不同不得因彼而疑此也

為人後者為之子

漢世獨尊公羊而其書之足維聖教者亦惟是踰年即位立子以貴臣有大喪國君三年不呼其門與為人後者為之子三四大義不磨千古師丹引其說以議定陶

恭王後而司馬文正於濮安懿王稱親之義奮筆立稿曰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若親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此定論也歐陽修窺時主之意再三駁之所作為人後或問曾鞏為人後議大概以謂恩莫重於所生禮為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服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若絕則不待降降則未嘗絕使所後者仍不以真子自處乃為仁義交盡愚按禮與律有三父八母有世父叔父世母叔母本生父母云者猶是世父母叔父母云爾若

曰不改其父母之名則不必曰本生父母直曰父母可

爾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既曰為人後則

於所生父母内外判然矣仁人孝子外備其服内稱其

情服降為期而仍不忍以服期者待之心喪自盡不能

禁也服降為期而仍不從夫服期者名之名實混淆不

可訓也喪服不貳斬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故為母服

齊衰不得謂之薄於母為所生之父母降不得謂之薄

於所生禮有無後無無主後非盡人而置也其不得已

而置後者所以通人道之窮而亦以明大宗之重既置後而仍不得以之為子是止識私親之誼而以虛器待其所後繼統不繼嗣主也非後矣人道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於以重社稷而嚴宗廟以所生父母而為之屈以見承大宗之重永叔既知之矣有所重則不得不有所輕明其屈乎彼而伸乎此若于不得不輕者而失其所輕必于不得不重者而反失其所重豈敬宗收族之道乎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歐陽

氏之說其二曰二王而啓有明興獻之禍者歟

又

濮議起范鎮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

又

東都事畧王偁曰禮大宗無子而以小宗為後聖人許之英宗既以父仁宗矣若濮王又稱親則是二統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藉使濮王極其尊崇其于君臣之義得為安乎當時大臣違禮廢義臺臣焉得不以死爭之英宗能受盡言寢而不議使後世無可指之瑕賢矣

又

胡致堂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

後而父母亡則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期又昭昭然矣稱謂又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内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為人後者絶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縁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得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限於罪辟矣

又

崔銑大禮議曰絶世人之所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使同宗者為之後而大統必以長以長而後統序可一也繼絶必以弟以弟而後為人後者有坊也若隆所生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所生差輕此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曷為殊會吳

漢武欲斷匈奴右臂則遣張騫通西域唐代宗患吐蕃

之陵暴李泌勸結回紇以攻之宋之所以能滅南唐倚吳越擾其後耳春秋宣成之閒楚且為晉畏吳適吳自能强盛以通於諸夏程子論鍾離之會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然此實春秋中葉南北諸侯盛衰轉移之關而亦自古及今風氣開闢之會唐虞夏商幅員甚隘周之不窋自竄戎狄之閒此時岐鎬皆戎狄耳吳越則為泰伯所竄之荆蠻壽夢諸樊以前何知中國禮俗自晉誘而通之謀在制楚楚更通越謀又在

圖吳於是吳果能入郢以削楚越又能戰檇李以殞闔閭且圍姑蘇以殄夫差輾轉至於楚滅無疆漢武更平甌越東越不特江浙為文物大邦并閩廣亦漸為繁華奥數矣公羊云内諸夏而外夸狄自就其時所見以立論爾

雨而木冰也

漢五行志劉歆曰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雺氣寒木曲直也劉向曰木者少陽貴臣

卿大夫之象是時叔孫僑如出奔晉執季孫行父或曰今之長老名木介介者兵甲象是歲有鄢陵之戰

公幼也

十二公惟襄公以幼稱四齡嗣位若成公會沙隨之年即其生襄公之歲亦既抱子矣公羊於仲嬰齊爲兄後傳有宣公死成公幼之說不知何所自来就其立說成公幼而踐阼至此已居位十五年當在既冠之後不得仍云幼矣且公二年即會晉師於上鄍盟楚子於陽橋

左傳但云蔡景公許靈公二君皆弱而魯君不以弱名今何休仍其誤以晉侯不見公公幼殺恥為諱夫沙隨之役曲全在晉胡氏論之甚正可以知書法之指歸焉

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內則國人惡之外則諸侯討之國固子臧之國也子臧義不肯立國內曠年無君使其如吳季子則負芻無闔閭之威力專制其國更不幸而為衛叔武則負芻拘縶京師且罹衛成之獄矣而周旋內

外使曹國有君已節不失以委蛇行其孤矯以才略濟其堅貞負芻歸國之後上下輯睦終謚為成皆臧一人之力也傳于公孫會出奔追叙此事表章賢者之後蓋與本文前後相發

　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嬰齊宣公母弟叔肸之子受命為大夫親親之義亦所宜然傳以為公將見執于晉嬰齊請之于晉以釋公以功而命為大夫伐鄭之役公未及歸而嬰齊已卒公至

乃申此命故遷就其卒之期以為身後之爵地實生前之華衮左傳穀梁皆别有他義公羊獨執此義講之津津何注又先于宣十七年叔肸卒之下謂春秋之例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上大夫也一家之師承爰析其指云

又

此卹贈之例所自始

襄公

圍宋彭城

公羊之書不與專封者屢矣緣陵楚丘存亡繼絕齊桓之德之大者而曰名與而實不與不其悖乎若夫助叛臣以侵鄰國魚石之封楚惡實甚曰不與專封似矣然封之事同而禮異齊所封者式微之侯國楚所封者竊邑之叛臣第以諸侯大夫而論亦當與晉之滅偪陽以封向戌一例而不宜以杞衛並衡也且曰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尤為詞費境内之邑叛入他國藉同盟之兵

力以討之理順名正何所疑而煩解釋景王之崩晉人圍郊納敬王以討賓孟之黨而曰不與其伐天子之邑不講於夫子正名之義遂一往支離

取後乎莒也

賈充之孫謐為女夫韓所出秦檜之孫熺為妻王氏凡弟所出論世者為之齒冷春秋之世鄫實先之經傳垂教以示後世彰彰明徹矣

又

明神宗時楚宗人華樾告其王為乞養諸宫中非先王自出郭正域主之而沈一貫芘王舉朝爭論亦引莒滅鄫為言

又

徐健菴曰汪氏云鄫無後而以莒之子為後鄫未甞無後也公羊傳明言鄫世子巫是鄫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鄫更娶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為夫人生公子鄫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鄫先已立世子

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稱鄫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太子巫是知其立巫為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衆著之適長而暱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為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别有故而傳之或譌與否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浮于賈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大宗無後者為之置後今鄫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為後何為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

與異姓人為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鄫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斷者也

何隱爾弒也

鄭髡弒僖公胡氏傳論之甚正且曰卒鄭伯逃陳侯聖人之旨微矣然首止之盟鄭之先君嘗有逃者至是以不為陳侯而遇弒蓋楚之强足以懾諸夏雖齊桓晉悼其如之何哉

又

唐魏博鎮自田承嗣田悅世為驁驁侵犯王畧田弘正入朝與子布並効忠順軍中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從公不則不可以戰遂皆遇害擾攘之際反以不狂為狂有廢書歎息已耳

中國不足歸也

鄭國諸大夫曾請息肩於晉鄭成垂沒猶有楚王集矢之諭為之臣者所不忍背雞澤預盟雖以虎牢見偪之

故終非本懷殆僖公欲從諸侯於鄬而子駟弒之其執辭猶以為無忘先君之末命在爾時情事委折左氏得之倍詳而公羊此言未悖形勢崔杼弒莊公而藉以為說於晉駟騑之媚楚亦若是耳迨晉悼三駕而後能服鄭子產當國定計終待子駟盜殺之後情勢可推矣

外災不書

古者列國有災則使行人告於諸侯昭十八年子產治鄭之火政可考也因其赴告之冊而書之故內外災皆

書公羊氏強為外災不書之說於是宣榭災曰何以書新周也宋災曰王者之後也宋衛陳鄭災曰異其同日而俱災也未免詞費矣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左傳書曰戍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三傳之文不同而意未始不貫晉楚各率其所屬之諸侯止爭一鄭鄭之向背視一虎牢虎牢本鄭地而鄭不能有反若與諸侯共之然而物從

主人故經文仍以係之鄭陳止齋曰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詞也邢鄑郚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詞也

徧刺天下之大夫也

孫氏曰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孔子之所謂十世則隱桓之時也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隱桓天下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

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者於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之政出于崔慶衛之政歸於孫甯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於大夫者孔子傷之始於隱桓而春秋作隱桓至于襄昭凡十世矣

君若贅旒然

商頌為下國綴旒鄭箋綴猶結也旒旂之垂者莊子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何休以旂旒為喻是康成

箋詩之解矣與大夫專政諸侯失權不合不若南華贅
疣駢拇之旨為近西都賦虎賁贅衣李善注引公羊傳
曰贅猶綴也通綴於贅仍滯於綴結之義
又
潘勗冊魏公九錫文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大其不伐喪也
注士匄聞齊靈公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
侯之君後兵寖數年故許其善此與哀十年吳伐齊齊

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同一得禮
又
北史高頻傳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命頻節
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頻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
月不同公羊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
生穀梁年與日皆同而謂冬十月則與公羊差一月賈

逵服虔所論生年皆同二傳史記孔子世家云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差一歲日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遷以注左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穀以駁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之誤者葢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穀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主遷馮去疾則造為調人之說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

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遷書二十二年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見也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濂以為公穀二氏傳經之家也且去孔子時甚近其言必有依據遷固良史然後於二氏者也孔子所生之年當從公穀但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

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當從穀梁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哀公十六年乃壬戌之歲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

又

按歲在乙卯之說出於何休休注從来不足憑金仁山通鑑前編靈王之二十二年即襄公二十二年歲當在

庚戌司馬文正稽古録與之符合蓋皆主二傳已酉庚戌即二十一二十二之參差而調人之説可用矣景濂詆斥禄命之説故不取馮氏且於諸儒經解引據殆盡獨未及温公之書并誌於此

又

鄱陽馬氏曰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帝王萬世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

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所生之年決無是理左傳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曰孔丘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

曷為惡剽

古來强臣爭國廢置立君諸王支庶不幸生其時者不

能得福而往往遇禍王凌討司馬懿則謀奉楚王彪鄧琬欲擅宋則立晉安王子勛朱玫欲亂唐則立襄王熅公孫剽之得國亦如是耳其立也孫林父為之其弒也甯喜為之此與齊無知子糾楚公子比有心爭國而無成者較然不侔後世梁武陵王紀之稱帝於蜀唐永王璘之謀據江表亦未可同日語公羊混其詞曰惡剽也則孫甯兩御翻覆提挈據地爭政之罪狀不明而春秋之書法隱矣

為衛石惡在是也

宋虢之盟晉楚分為南北二伯霸局一大變更與召陵城濮為霸之始皐鼬黃池為霸之終同關世變之亟而公羊無一語及之乃更舉絶不相蒙之石惡陳招强作解事一言以為不智微丘明之書春秋其長夜矣

正月以存君也

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

又

非所在而在焉則書在昭公為意如所逐書公居于鄆公在乾侯謂改歲之際履端伊始國不可曠年無君書所在以存君天王居于鄭天王居于狄泉亦書所在以存天子朱子綱目仿其例唐中宗為武氏所廢書帝在房州帝在均州愚作偽周紀元辨論之詳矣獨成公如晉襄公如楚不可以此例言兩君合好朝聘往来雖不無以小事大之嫌亦既往而歸耳若以改歲宜書成公以七月如晉三月至自晉當十有一年之王正月何以

不書公在晉說者以為中夏夷狄之分夫楚既與晉狎主會盟矣且成公之在晉晉以為貳于楚而嘖有煩言未見昔之安而今之危然則其曰存君者何曰危季氏也公在楚季孫宿取卞公欲無入榮成子賦式微徬徨於進退得失之際乃忍詢以茍全葢襄公之在楚與昭公在鄆乾侯相去不甚懸絶穀梁曰殆其往而喜其返書法之所以存君者非為楚存之為季孫宿存之耳

君子不近刑人

唐文宗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耶時中官方彊莫敢對後名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小官人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虞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

又

明高帝謂侍臣曰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蠧敗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

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宫門置鐵牌鐫為令曰内
臣不得干預政事勅諸司無得與文移往来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崔鍾𦗸曰季子春秋之哲人也曾謂于其宗國而忍付
之顛越哉夫立嫡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
衆賢斯舉以禹之賢不能襲堯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
道非已可得而强違焉季子逆見其國俗既狄而王僚
暨光又皆喜亂而多才攫國讓位後必有之吾既莫如

之何也巳吾潔己以勿始禍自靖自獻于先王雖廢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葢叔齊之流也

又

邵二泉曰或問札聘在夸昧卒前三十年仲尼何貶之預也曰凡亡弟及既有父命札也實君之貳也吳子烏得而使之是使也札將無意乎不然何歷之諸國觀樂論人從容暇豫如此傳以為季而亡焉得其心矣曰傳稱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辭不可然後立諸樊則札

之辭壽夢已聽之矣其必欲致國者乃諸凡之意非父之命也曰凡為君凡之命君之命也况初意出于父乎

又

季子讓國之賢三傳無異詞胡康侯獨為辭國生亂之説張履祥駁之曰吳之亂在昭二十七年聖人必不逆其將来而豫加貶詞也季子使而餘昧卒迨其返而致國則僚既為君而光已弑僚禍亂已作不可息矣當是之時辭亦亂不辭亦亂使餘昧卒僚不為君而虛其位

以迎季子季子來歸而致國焉季子未必不受也季子亂生而辭國非辭國而生亂於襄公時書札來聘當以秦術楚椒一例為正

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

北齊神武之子澄洋演湛相繼弟及屠僇㣿嗣最為慘酷宋昭憲杜后為金匱之盟欲令子孫相承俱帝而魏燕秦三王皆不良死光之弑僚其謂啓之乎

宋災伯姬卒焉

水經注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黄堂基即伯姬燌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塜

又

淮南子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

不見傅母不下堂

楚昭夫人漸臺之節蓋效此而為之王伯厚曰先儒以

宋姬為婦人之伯兮

又

吳其琰曰魏崔光諫靈太后曰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候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

更宋之所喪

檀弓季子皐犯人之禾申祥請庚之注庚償也更與庚異文而同音亦以償為解注云復之是矣引解浣衣復之為更衣愚不知所出

公羊折諸卷五